



后疫情时代,我们如何与世界相处? 广东人民出版社新书《许倬云十日谈:当今世界的格局与人类未来》中,或许会有你想要的答案。

在该书中,许倬云先生忧思于当今世界的疫情,以及瘟疫下的世道人心。作者围绕时代特色、思想与文化变迁、多元文化的融合、科技智能的进步转变、中外文明的比较互动等一系列主题展开,选择各个时代在政治、经济、社会、文化方面的关键节点,以对话的方式,还原鲜活案例的时代背景与历史源流,生动展现了先生作为史学大家立足中国、放眼世界的史学观念与关注时下的的人文关怀。

本书堪称许先生90年人生思想之总结,亦可视为他对这个时代的问题和出路的总体性回应。

90年人生思想之总结 《许倬云十日谈》回应时代关切

希望年轻人 养成良好生活态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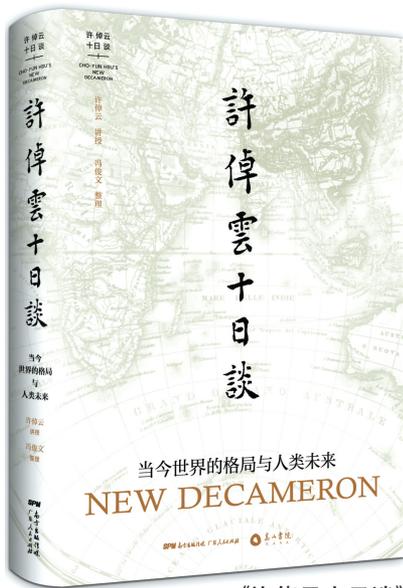
“我盼望此时此地走这一遭,有机会跟大家说这些话,使大家心里激动一点,本来平静无波的心里可以起个涟漪。小波浪可以造成大的潮流,推动大家不断地进步。‘天行健,君子以自强不息’,只有不息的自强,才是真正的健康和健全。”在《许倬云十日谈:当今世界的格局与人类未来》的序言中,许倬云如此说。

许倬云,江苏无锡人,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。先后执教于多所中外知名大学,2000年10月被南京大学、东南大学授予名誉教授,现为美国匹兹堡大学历史学系荣休讲座教授。

许先生学贯中西,善于运用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治史,研究领域主要在中国文化史、社会经济史和中国上古史,其代表著作包括《中国古代社会史论》《汉代农业》《西周史》《万古江河》等。

2022年新年,许倬云录制了一段视频:想对年轻朋友说的话——

“世界如同过去一样,永远有许多难测的风云要来,你时时刻刻要准备自己面临风云,不要乱,不要慌。所以养成这个态度,你要常常想起来,要培养自己,你的欲望是不是完全能够实现? 你的希望是不是可能在那里,还是你的欲望根本不能实现? 或者希望不在那里?”



《许倬云十日谈》

书中涉及广泛的现象与议题

许倬云先生已经91岁了,很多时候,他要和自己的身体作战。“我上床下床还要用吊索吊来吊去,我必须配合别人的时间,否则我上了床就下不来,下了就上不去……我习惯于内人来喂我吃饭,因为我不能自己拿勺子拿筷子。”

《许倬云十日谈:当今世界的格局与人类未来》就是在这样境况下完成

的。“今天的发言是在病房里面,这是医院帮助我在家里设置的病房。镜头前这个是电动吊兜,把我从轮椅升到床上,从床上提回到轮椅。我自己不能动,要靠机器帮忙。在这种情况下,我与各位共同努力的时间不会太长了。当然,每一句话都出自我的诚心。”

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罗翔说,许倬云先生是当世史学大家,老先生尤其难得有一颗爱普通人、为普通人寻求安顿的心。

对于许先生,历史学家、华东师大教授许纪霖十分感佩:“有学问的专家不谓不多,但有智慧的大家实在太少,而许先生,就是当今在世的大智者之一。”

华东师大教授刘擎如此夸赞许先生:“许倬云先生以博古通今的学问,关切民族与国民的境遇,思考人类文明的命运。他的洞见、忧思与告诫凝结着非凡的智慧和良知,值得我们每个人倾听与思索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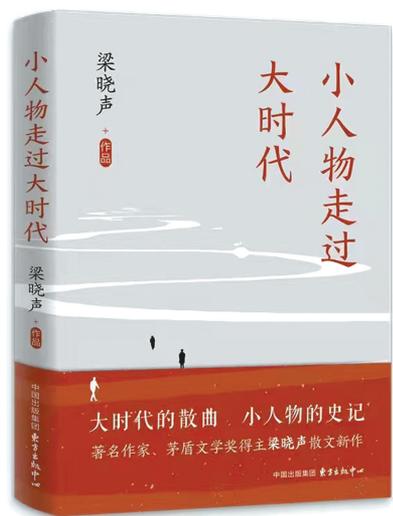
对于《许倬云十日谈:当今世界的格局与人类未来》这部著作,腾讯新闻副总编辑李伦认为,在这本“十日谈”中,许倬云先生涉及了广泛的现象与议题,始终持有中西比较的眼光与意识。他以“易”为前提来建立思考,来观看世界范围内知识与思想的变化与融合,来使我们自身的存在历史化,并由此相信“并不存在历史决定论,历史只能永远追寻、矫正和改进”。

封面新闻记者 王卉 出版社供图

堪称“《人世间》散文版” 梁晓声出新作《小人物走过大时代》

一部《人世间》带很多人回到不平凡的岁月,对荧屏上呈现的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也多有共鸣。在作者梁晓声看来,“老百姓”其实几乎包括了中国的绝大多数人——工人、农民、小商贩、知识分子……一直以来,梁晓声秉持平民知识分子的立场和良知,关注现实民生,悲悯底层命运,淋漓尽致地描绘了各色小人物丰富多彩的精神图谱。这也是小说《人世间》打动很多人的原因。

在由东方出版中心最新出版的新作《小人物走过大时代》中,梁晓声以散文的形式,继续书写我们这个时代的芸芸众生,其中有作者本人身患疾病的兄长,与作者患难相交的工友,在城市中为生计奔波的打工者,拾荒的小姑娘,友人勤俭、勤劳、善良的母亲,一位痛失爱女的知识分子父亲,火车上遇到的背井离乡的矿工,老茶农和他的女儿,炒股被骗的农妇,看自行车的女人,爱上自家雇工的女东家,“二人转”演员,木匠,玻璃匠,画廊老板,黑车司机……他们的欢乐与哀愁,执着与无奈,是大时代现实与



《小人物走过大时代》

小人物命运悲欣交集的“史记”。

正如作者在《后记》中所述:“我之散文,自然也有不少写自己情感、情愫、情怀、情调和情绪的篇章,但更多却是写他者的——那些平凡而又引起我关

注的他者。”这些“他者”都是不起眼的小人物,他们的喜怒哀乐、酸甜苦辣最能触动我们的弦。毕竟,世界上绝大多数人都是普通的、平凡的。

在谈到文学对现实的功用时,梁晓声认为,文学应具备引人向善的力量,创作者要呈现“人性的温度”。他为那些熟悉而卑微的小人物发声,用温情抚慰被损害的人群,倾注了自己对底层百姓的人文关怀。他没有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,刻意去暴露、指责小人物身上的劣根性,而是更多地从平民立场出发,描写小人物的生活百态、人情冷暖,表现他们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所具有的正直善良的本性。不管人世间多少沧桑变化,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他们奋斗的底色。

在序言中,梁晓声写道:“若我的笔能呈现他们之人生中的酸甜苦辣,努力与追求,光荣与憧憬,便实在也是我的欣慰,我的光荣。但愿我的笔还能为他们再多写几年。”

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东方出版中心供图

咏水入诗向李冰致敬 作家凸凹 推长诗新作《水房子》

“蜀守冰凿离堆,辟沫水之害,穿二江成都之中……”《史记》记录了李冰修建都江堰的丰功伟绩。“李冰的”水,流了2000多年,至今都在灌溉我们。

在成都作家、诗人凸凹看来,李冰与其治水功绩配得上任何程度的致敬和感恩。凸凹对李冰、都江堰有着特殊的情结。出生于都江堰的他,曾以李冰为主角写出长篇小说《汤汤水命——秦蜀郡守李冰》。2022年,凸凹再次为李冰、都江堰作传。只不过,这次是诗歌。凸凹咏唱出4000行长诗《水房子》,向“伟大的李冰和世界的都江堰”致敬。该书已于3月由春风文艺出版社推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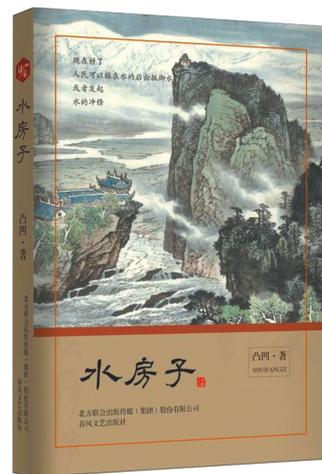
被凸凹写进诗的素材很多,有工匠劳动者,有客家文化,有他的生活世界。但是看《水房子》能明显感觉到,写都江堰的水,他的思维尤其活跃,句子尤其跳动,写得尤为入心入情。比如在《大河》中,凸凹这样写:“一条大河,横亘在面前,大得不流动/整个世界,除了天空、夕阳,就是大河。”在《流在岷江中的弓杠岭》中,他“思念故土,更喜岷山千里雪/做了一回返乡梦/从崇明岛东侧别大海,入长江/过武汉、重庆。在宜宾,泪别金沙江,游进岷江/过乐山,过成都平原,再都江堰、汶川/我看见一滴水”。

《水房子》中的4000行诗分别由72首相对独立又相互嵌合的诗作组成。《水距:从岷水到沱水》《白木江,或南河的方向》等等,从这些题目中可以看出,“水”始终是核心主题。这样的写作也得到圈内专业人士的认可。文学批评家耿占春认为,《水房子》提供了书写山水的当代范例。李舫则说,凸凹用4000行长诗《水房子》复盘李冰的生命水向,沉潜而敞亮。

以诗写水,咏水入诗,是非常恰当的。凸凹说:“宇宙中所有物源中,最有诗意的物质,就是水。水本身就是诗,动也是,静也是。”更重要的是,凸凹形容“《水房子》写作,是生命对生命的回望、拥抱和馈对”。

1962年春天,凸凹出生的时候,都江堰当时还叫灌县。在《履历表上的灌县》中,凸凹写:“给我生命的是灌县 让我生命变强变衰落叶归根的/是都江堰。两个地名,一个地方/……在我的履历表出生地一栏/灌县 都江堰 不管填谁/你的水 一滴不多 一滴不少”。

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



《水房子》